

长征谣

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

傅建文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教育出版社

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

长征谣

傅建文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长征谣/傅建文著. —昆明: 云南教育出版社, 2009.6

ISBN 978-7-5415-3861-2

I. 长… II. 傅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02058号

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

长征谣

傅建文著

策 划: 李安泰

出 版 人: 李安泰

责任编辑: 赵 虎 江 丽

责任校对: 马建生

责任印制: 张 旻 兰恩威

整体设计: 门乃婷工作室

出 版 社: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

社 址: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

网 址: <http://www.yneph.com>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深圳市精彩印联合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680mm × 980mm 1/16

印 张: 17

字 数: 242千字

版 次: 2009年6月第1版

印 次: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1-30000

书 号: ISBN 978-7-5415-3861-2

定 价: 29.00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

第 一 章	
毛儿盖——秋水和柯复古	001
第 二 章	
界 首——桅子和乔弹匠	023
第 三 章	
两河口——南下东进之争	037
第 四 章	
界 首——淌血的记忆	059
第 五 章	
泸 定——山寨“擂台赛”	079
第 六 章	
界 首——阴谋与“爱情”	105

第七章

泸定——游击队正史	127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八章

猴场——弹弓上美妙的“琴”音	151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九章

会理——记忆中的熊熊大火	179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十章

新龙场——意外的收获	201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十一章

茅台村——茅台酒的“酒话”	219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十二章

遵义——栀子和玛丽	243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尾声

遵义——余音袅袅	259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一章 毛儿盖——秋水和柯复古



路，又得继续前进。在毛儿盖，我们住进一个藏民家，

那里有一个藏族姑娘，她长得很好看，她叫毛儿盖，

她长得很好看，她叫毛儿盖，她长得很好看，她叫毛儿盖，

她长得很好看，她叫毛儿盖，她长得很好看，她叫毛儿盖，

她长得很好看，她叫毛儿盖，她长得很好看，她叫毛儿盖，

她长得很好看，她叫毛儿盖，她长得很好看，她叫毛儿盖，

她长得很好看，她叫毛儿盖，她长得很好看，她叫毛儿盖，

她长得很好看，她叫毛儿盖，她长得很好看，她叫毛儿盖，

她长得很好看，她叫毛儿盖，她长得很好看，她叫毛儿盖，

她长得很好看，她叫毛儿盖，她长得很好看，她叫毛儿盖，

她长得很好看，她叫毛儿盖，她长得很好看，她叫毛儿盖，

她长得很好看，她叫毛儿盖，她长得很好看，她叫毛儿盖，

她长得很好看，她叫毛儿盖，她长得很好看，她叫毛儿盖，

她长得很好看，她叫毛儿盖，她长得很好看，她叫毛儿盖，

她长得很好看，她叫毛儿盖，她长得很好看，她叫毛儿盖，

已是仲秋时节。

在赣南，眼下正是霜露把山野涂抹得多姿多彩的季节。枫叶红了，落叶灌木黄了，白色的油茶花开了，惟古松古柏墨绿依然……层林尽染的绚丽色彩，把山野打扮得如油画般漂亮。而在毛儿盖，秋天却像被秋雨洗刷过一样，完全是另外一种色调：天空中浮着一朵朵不散的愁云，视野里灰蒙蒙一片，山是秃的，树是秃的，草已枯萎，石头峻峭黝黑，满目都是荒凉景色，只有远处的雪山露出一线亮色，提醒人们这是中国西南部的高原。

坐在毛儿盖藏民家的经堂里，看着窗外灰蒙蒙的景色，秋水的心已消沉到了极点。

红军大部队离开毛儿盖已经一个多月了，秋水真不知道他这一个月究竟是怎么熬过来的。

秋水是在攻打毛儿盖的战斗中负伤的。两个多月前，秋水随红军部队翻越了三座海拔五千多米的大雪山，跨过黑水芦花地区，进入了毛儿盖。毛儿盖是松潘县境内的一个重镇，不大，仅三四百户人家光景，但镇西南山坡上的索花寺却非常宏伟，正殿、偏殿、喇嘛住房、云游喇嘛的客房几乎占满了整个山坡。正殿大门两侧各竖有一尖顶方塔，自塔顶四面牵出几根粗大的铁链，像要把塔拴牢似的；塔前又各蹲踞着两座石狮，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。不用说，这是藏传佛教教徒们参拜的一个重要场所。不仅如此，毛儿盖还是军事上的重镇，往北是荒凉偏僻的大草原，往南经懋功入四川，往西则经甘孜进入西康。正因如此，胡宗南派了一个营的兵力在此布防。但这些国民党官兵没有想到，红军部队从卓克基出发，仅用七天时间就翻越数座大雪山，行程六百余里赶抵这里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了攻击，在半个小时之内便结束了战斗。

也是命里该有一劫，战斗刚一结束，秋水随首长进入镇中，准备开设临时指挥所。许是长期担任军事指挥员的缘故，首长有个习惯，每进驻一地，必先察看四周地形，了解周围的地形地貌特征。进入毛儿盖也不例

外，首选察看之地便是西南山坡上的索花寺，但首长没想到，毛儿盖战斗结束后，部队对镇中其他重地都进行了仔细搜查，剿灭了大部分残敌，却惟独没有搜查索花寺。不是不想搜，而是没敢搜，因索花寺是毛儿盖的宗教重地，他们怕犯纪律，搜出民族矛盾来。结果，十多个残敌躲进了寺庙的客房中。首长一带人来，他们以为是来清剿他们的，率先举枪。秋水呢，长期的警卫生活培养了十分敏锐的嗅觉，敌人举枪之际，他一个纵步拦在首长面前，挡住了两颗射向首长的子弹。

这可伤得不是时候，也伤得不是地方。一颗子弹击在膝盖骨上方，从膝弯穿出去，留了一个大洞；另外一颗子弹击中小腹，留在肚子里了。红军缺医少药，对伤口只能简单处理，先用盐水洗洗，再敷上草药了事。腿上的伤还好，不到一个月便结疤了，虽然有点瘸，但行动已无大碍。要命的是小腹里的那颗子弹，由于没取出来，伤口总不见好，化脓了，清洗了又化脓，化脓了又清洗，没完没了。秋水很着急，怕伤口影响自己的行动。果然，担心啥就来啥，部队在毛儿盖待了四十多天，好像一切都在向着不好的方向发展。先是数度攻打松潘失利，不仅未完成预定的松潘战役计划，还招来胡宗南、薛岳及川军近三十个师的包围。接着，红军内部又发生齟齬，张国焘纵容部队闹不和，一时间，一、四方面军关系十分紧张。无奈之下，中央军委做出了过西康草地的决定。秋水想跟部队走，他知道留下来肯定不会有好结果，但首长不同意。首长自然有首长的道理，他叹口气说：“秋水，我们要过草地，你能走得了吗？草地前不见头，后不见尾，阴雾腾腾，水草丛生，沼泽遍地，好人都走不出去，你一个重伤员行吗？我听藏民说，还没听说哪支军队真正从草地走出去过。”秋水不吱声。首长又说：“早两天，我派第六团试探了一下，由于准备工作不充分，也没想到草地这么难走，走了不到三分之一，又都折回来了。你想，一个主力团尚且如此……”秋水知道留下来是板上钉钉的事了，泪水盈盈的。首长劝他说：“秋水，好好养伤，伤好了可以来找部队，我还让你当警卫连长。”秋水知道首长是宽他的心，红军从中央根据地一路走来，留下了多少伤员？又有几个重返队伍的？部队已经走了上万里路了，还要走

多远谁也不知道。不过，秋水毕竟是跟了好几年的老警卫员了，首长多少对他有些特殊感情，给他找了一家条件不错的藏民家安置下来，留下了十块大洋，还让他留下了那支十二响的匣子枪。

部队一走，像把秋水的魂牵走了一样，他每天坐在经堂里，望着窗外的景色发呆。好在他寄居的藏民家对他还不错，主人桑巴是个盐商，和红军做过大宗生意，红军的公平买卖和不扰民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，女主人果依依和蔼可亲，对他照顾得很周到。他们把家中最好的经堂给他住，又把珍藏许久的藏红花拿出来给他疗伤。桑巴甚至还和他开玩笑说，要给他找个藏族姑娘成亲，让他在毛儿盖永远住下去。而秋水早就想离开了，尤其是随着伤口的逐渐愈合，心早已在千里万里之外。他想去追寻红军队伍，但传来的消息却很不妙。有人说，红军在过草地时几乎全军覆没，到处都是红军将士的尸体；又有人说，红军队伍刚一过草地，就被国民党军队包了饺子，已被全歼。秋水是不大相信这些传言的，自从从中央根据地出发后，红军经历了多少难关？恐怕比唐僧师徒的八十一难还多，湘江不死，赤水不死，大渡河不死，泸定桥不死，雪山不死……还有什么能难倒这支历尽千辛万苦的队伍呢？还有什么超自然的力量能消灭这支有着钢铁意志的队伍呢？让秋水伤神的是，他实在想不出这支队伍还要走多远？会在哪里落脚？他也和桑巴商量过，愿意倾其所有，请一个向导，把他带过大草地，再寻找队伍。桑巴把头摇得像拨浪鼓，说：“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！别说你身上没有几个值钱的家什，即使有座金山银山，也不会有人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。”桑巴还告诉他：“红军大部队当初进草地时，请了一个藏族老通司带路，除重金之外，还专门派了八个人给他抬担架。”桑巴这么一说，秋水就把这头的心思收起来了，犹犹豫豫打着另一个主意：返回家乡去？

秋水确实想家了，更具体些，是特别想栀子，想栀子给他生的那个未见面的“儿子”。屈指算来，秋水离家整整一年了，未见面的“儿子”也有半岁多了，叫他如何轻易割舍得下？既然暂时跟不上队伍，最好的选择

就是先回去见老婆、抱儿子。想到梔子，他心里充满了幸福的感觉，好像梔子把世上其他的女人都比下去了。梔子的柔情，梔子的笑意，梔子的气味……梔子的一切一切，都让他留恋回忆。

他想起了临行前和梔子单独相处的那个秋凉如水的夜晚，那一丝丝缠绵的情意仍萦绕在胸臆间。

“你听！你听！”梔子斜躺在印花大被上，像一条蹦跳的小鹿发出欢快的叫声。

秋水就真听，身子倾倒下去，耳朵贴在梔子微微隆起的肚子上，静心屏息，倾听着隔着肚皮的声音。肚里的孩子是有些不安分，“嘭一嘭一嘭嘭嘭”，像一个顽皮的儿童不经意敲击着牛皮鼓，肚皮也被踢得起起伏伏。

秋水兴奋难抑：“一准是个小子。”

梔子也兴奋：“丫头吧？”

秋水：“是小子！”

梔子不和他细辩：“就算小子吧。”

秋水很肯定：“不是算，就是！”

梔子妥协了：“好好好，就是。”

片刻间，梔子的心眼又灵泛起来，问：“若是小子，长大后你想让他干什么？”

秋水想也不想：“当红军，打白匪啊！”

梔子：“假若是丫头呢？”

秋水：“不是丫头！”

梔子：“我是说假若。”

秋水：“那就让她嫁给红军！”

梔子叹了口气，问题就来了：“你说，等到孩子长大当红军，该是十六七年后了吧？难道，那时革命还没有胜利吗？”

这可是很严肃的问题，秋水谨慎起来，想了一会儿：“我也说不准，

按道理，十多年后，我们应该给穷人打下红色江山了。可是，你也知道，革命过程不会总是一帆风顺，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。”

这话是从谁那儿听说的？毛委员！那是刚上井冈山后不久，红军打了败仗，用朱总司令的话说，是坍了一次台，部队的情绪有些糟，毛委员就给他们做了一次报告，举了好多曲曲折折的例子，最后总结时就说了这个话。那时，秋水还是个刚加入红军队伍的新兵，对这道理似懂非懂，也就有了新奇。几年时间下来，尤其是经过几次大的反“围剿”，对这话就有了贴皮贴肉的理解。他清楚地记得，当初他们村子里和他一道当红军的就有十六个小伙子，都是小时候的玩伴，几年仗打下来，囫圇的没剩几个人了，牺牲十一个，断腿断胳膊的三个，只有他和红一团的作战参谋小黑还是整人儿。他也负过好几次伤，都是伤在背脊、腰间和屁股上。这在作战部队多少会有些不光彩，人家还以为是当逃兵时挨的枪子呢。也有人这么笑过秋水，但秋水不介意，谁叫他一当兵就当军团首长的警卫呢，警卫的职责就是保卫首长，炮弹、枪子一来，要抢先护着首长，十有八九要把首长扑倒在地，三番五次，就只有委屈自己的后背和屁股了。不过，话又说回来，跟着首长，到底没有冲锋陷阵的将士那么危险，几次负伤都没伤到筋骨，草药一敷，三两天就活蹦乱跳了。前不久，他随军团首长去红一团视察，见到了小黑，两人说起一起参军的那些玩伴，不胜唏嘘。小黑还开玩笑说，他是沾了首长的福气和灵光，才保住一条小命的。在他们老家有一种说法，凡是大人物，都是天上星宿，身上有一层光环，这层光环就是灵光，是福气和贵气包裹起来的。故而，常常接近这些大人物，身上会沾上喜气，能避祸呈祥。他到底是当了快四年的老红军了，不迷信。不过，他心底里也承认，警卫首长确实要比在战斗第一线厮杀安全得多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他算是沾了首长的光。还有，首长的金口一开，他还白捡了个老婆，真是做梦样娶了个媳妇儿。

说来又是一个故事。首长去兴国狮子岭一带察看地形，中途在一家开明地主家歇息，和老地主聊天。老地主问：“首长，你管那么多部队，有没有合适的小伙子？我还有一个宝贝女儿待字闺中，虽说不上才貌双全，

倒也过得去，还念过几年女子中学，尤其才能出众，众人面前不怯场。有媒婆给她介绍过好些个小伙子，都让她推了，说要找就找个红军。”老地主这么一说，首长很高兴，随手便朝秋水一指：“这个小伙子怎么样？别看他年轻，却是个老红军了，是我们警卫连的连长，还念过几年私塾。”老地主就认真地看了秋水几眼，个子高高的，五官端正清秀，眉浓浓的，是上相的那种。他进去告知了闺女和老伴，母女俩隔着布帘子看了好一会儿，都十分中意。可是，秋水却有顾虑了，对首长说：“他们家是地主。”首长不以为然：“地主怕什么？他是开明地主，卖田卖房产支援红军，两个儿子都在红军队伍里，连毛委员和朱总司令都知道他是开明地主。”秋水又说：“和我一起当红军的官兵没几个结婚的，怕影响不好。”首长更不在意了：“当红军怎么了？都不结婚？都当和尚？我还巴不得大家都结婚，给我生一窝小红军，好好干革命！”秋水哼哼唧唧，还想说什么，首长知道他的意思了，是没有见到女的，怕是麻子瘸子什么的，不好贸然答应，便朝布帘子吼了一声：“丫头，出来吧！”梔子就出来了，落落大方地问：“首长，你叫我？”首长笑了，指着秋水道：“我叫你干什么？是他叫你，要相一相。”秋水一下害羞了，头低了下去，不敢看了。倒是首长真还认真看了几眼，是个美人儿，瓜子脸，大眼睛，长睫毛，高鼻子，小嘴唇，搭配起来挺匀称，看起来蛮舒服。首长是拍板惯了的，部下的婚姻也不例外，当即一锤定音：“好，是夫妻相，马上到当地苏维埃政府去登个记，结婚！”依首长的意思，去政府登个记，把两个人往房中一关，事儿就算成了。老地主毕竟是老地主，说婚姻不是儿戏，得依规矩办一办。由他出面，请了双方亲戚，请了当地苏维埃政府领导，摆了几桌酒，行了结婚礼，还请鼓乐班子闹腾了一番。首长因为忙着部署反“围剿”，没有参加他们的婚礼，但派人送了一床缴获的新军用毛毯作贺礼，还给了三天假，让他美美地当了一回新郎。就是这三天，他把“种子”深播在梔子的肚子里了。渐渐地，梔子的肚皮像西瓜一样凸起来了。

结婚与不结婚到底不一样，有了老婆，心里就多了些牵挂，多了些念想。本来，结婚后梔子吵着要当红军，秋水也有心让她到队伍中来，想和

首长说说，但那些天反“围剿”的战斗打得凶，首长的心情不好，秋水就没把这点小事说出口。没说归没说，秋水心里还是十分贪恋栀子。栀子会撒娇，缠他可以缠半天；栀子会说话，柔柔软软的，绕着耳根子转；栀子会唱山歌小调，尤其会篡改歌词，把人笑得肚皮痛。有一次，栀子把村里谢瘸子要报名当红军的事用《十送红军》的调编出来，让秋水笑得差点喘不过气来。那词儿编得有点损：“瘸瘸（土话读baibai，指跛子）要当红军，红军不要瘸瘸，只因瘸瘸的屁股翘，怕暴露目标，瘸瘸去找政委，政委也是个瘸瘸，瘸瘸同情瘸瘸，瘸瘸就参军了……”秋水笑罢，说你这不是丑化我们红军么？栀子说，我唱的都是真的。秋水到底有些觉悟，说即使是真的也不能这样唱。栀子不和他拧，说你不让这样唱我就不唱了。这也是栀子的聪明之处，有主见，但轻易不和秋水顶牛。

因了贪恋，秋水留了心眼，找到红军中央医院院长傅连璋，让他安排栀子做点事。傅连璋和秋水也是老熟人了，他出诊时，总是秋水给他派警卫，前段时间毛委员在云石山云山古寺得了恶性疟疾，还是秋水陪他去医治的。有了这点交情，傅连璋一口答应下来。其实，傅连璋也是个顺水人情，前面打仗凶，红军伤亡大，红军医院里挤满了轻重伤员，连走廊和杂屋都住满了，正需要人护理照顾。就这么着，栀子跟着秋水到了于都，借了亲戚一间屋子，白天去医院帮忙干些杂活，晚上就窝在屋子里缝制小宝宝的衣服用品，小褂子、开裆裤、虎头鞋、瓜皮帽、尿布片……满满地积攒了一个樟木箱子。秋水呢，一个月可以请一两个晚上的假，到栀子借住的屋子和她缠绵，延续着新婚的那股热劲儿。有时，秋水陪首长来中央军委办公地办事，也可以抽空见见栀子。自从栀子一次羞答答地告诉他“有了”时，秋水就像着了魔一样，每次都要伏在栀子的肚皮上，不厌其烦地听，幸福的笑容像花儿一样在他脸上开放，并由此扯出许多孩子气的话题来。

栀子的肚皮日渐见圆，小宝宝在肚子里的动静也越来越大，秋水应该满心高兴才是。可是，前线的战局一日比一日糟糕，大家都郁闷，秋水也就高兴不起来了。事情是从啥时候变糟糕的？就是秋水当新郎那会儿开始

的。国民党出动几十万重兵“围剿”苏区，红军几个军团都猬集于兴国、古龙冈、宁都、石城一带，和敌人打阵地战，采取短促突击战术，和敌人针尖对麦芒顶着干。敌人呢，则依靠优势兵力，采用堡垒战术，步步为营，一点点蚕食着中央苏区根据地。几个月仗打下来，不仅中央苏区的地盘缩小了许多，而且人员伤亡十分惨重，一线的战斗部队损失了十之五六，根据地的扩红也进入十分艰辛的阶段，往往一个村庄难有三五个壮实青年。到这地步，不由人不着急，仗如何再打下去？红军何去何从？都是让人费心思的问题。国民党“蓝衣社”、“复兴社”特务及土豪劣绅“剿共团”、“靖卫团”人员开始四处活动，造谣惑众，扰乱民心，不少群众和当地苏维埃干部纷纷到部队打听消息，种种担心与不安交织在一起。各种各样的说法也在红军官兵中蔓延，但又谁都说不明白，只有满腔惆怅和愁绪在疯长。

梔子也听到了好多说法，问秋水：“听说红军要离开中央根据地了？”

秋水很警觉：“谁说的？”

梔子：“很多人都这样说。”

秋水严肃地：“谁说的也不要听。”

梔子犹豫了一下：“可是，我看到周副主席去医院看望负伤的陈毅司令员，他也说了……我在走廊里打扫卫生，无意间听了几句。”

秋水更严肃，几年警卫生活，已把他历练得颇为严谨：“那就更不能说了。”

梔子就抱紧秋水：“我怕……”

秋水安慰梔子：“怕啥？我不是还在这里么？红军不是还在这里么？”

话一出口，连秋水自己也觉得没有半点力量。其实，梔子的担心也正是他的担心，种种迹象表明，红军真可能要离开中央苏区了！

半个多月前，秋水陪首长去云山古寺看望毛委员。首长是跟随毛委员参加秋收暴动后上井冈山的，也是毛委员器重的一员战将，但自从宁都会议撤消了毛委员的军权后，他就很少见到毛委员了，不是不想见，是没

有多少机缘。毛委员被发落到中央苏维埃政府任政府主席，与军事基本绝了缘，没有多少机会见红军将士。而首长总在不停地打仗，就是想见也实在没时间见。前些日子，首长按上级的死命令打，部队连吃败仗，损兵折将，心里窝满了火，想发泄都找不到地方。久病思良医，他就想到在毛委员麾下的那些日子，大开大阖，进退自如，那才叫打仗，那才叫畅快呢！正因这样，首长就特别渴望见到毛委员，诉诉苦衷，讨几句良方。在一场大恶仗后的一个中午，首长终于抽空成行，在云山古寺见到了毛委员。由于大病初愈，毛委员显得十分清瘦，头发长长的，还有些凌乱，隐隐透出些隐士的道骨仙风。看到首长，毛委员很高兴，话却带机锋：“坐不住了吧？”首长坦诚道：“不仅仅是坐不住了，而是如坐针毡。”毛委员笑，依然是话中有话：“那就只有走了。”首长一愣：“走？”毛委员郑重点点头：“走！”首长想寻找一个清晰的答案：“走？往哪儿走？”毛委员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：“那就得看命令怎么下了，命令要你们去哪儿，你们就去哪儿。”这话太隐晦，但首长已隐隐猜测到话中的深意，问：“军委已给我们发放了外地的作战地图，是不是……”毛委员就不愿再谈下去了，岔开了话题：“对了，听说瞿秋白同志办了一个图书馆，我们去看看如何？”首长和毛委员谈话时，秋水就站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，隐隐约约听出了一些门道，心里也起了问号，却是不能问也不能说。

又过几天，秋水在干都街头邂逅了到红一师师部领地图的小黑参谋。小黑怀里抱着一捆作战地图，正气嘟嘟朝前走呢，秋水叫住他，开玩笑道：“小黑，干什么呢？嘴巴上能挂葫芦了。”小黑把手中的地图往前一推：“你看看，这鬼东西。”秋水不明所以，问：“啥？”小黑仍没好气：“还啥，鬼地图罢。”秋水隐隐有了感觉：“作战地图？”小黑说：“作战地图倒是作战地图，只不过远在千里，湘南的。你说说，莫不成让我们跑到千里之外去打仗？”秋水诧异地：“湘南的？那你们师里有什么交代吗？”小黑越说越气：“屁！那些人只管发地图，一问三不知，什么不讲且不说，你多问两句，他们还说你狗咬耗子！”看着小黑愤愤然的样子，秋水觉得好笑。不过，他心里琢磨，部队真会有大的行动了！

梔子哪知道他肠子里的这些弯弯绕绕，仍然紧抱着秋水：“我不让你走，我就要你在身边！”

秋水口中敷衍着：“好，好。”

梔子撒娇：“你得给我下个保证，赌个咒，发个誓。”

这可就不能信口开河了，秋水道：“我是党的人，都交给党了，党叫干啥就干啥，可不能一辈子拴在你的裤腰带上。”

梔子何尝不明白这个理？幽幽叹口气：“我也知道，男人是天上的风筝，要飞得高飞得远才会出息。但我不想把手中的线都扯断了，你要是飞得无影无踪，我上哪儿去找你？”

秋水觉得她说得好玩，开玩笑：“要是真断了线呢？”

梔子快言快语地：“我去找，就是飞到天边我也去找！”

秋水叹口气：“要是真断了线，恐怕想找也找不到了。”

梔子坚决地：“找不到也要找！”

秋水觉得再谈下去就不吉利了，连忙道：“不谈了，不谈了。来，让我再听一听。”

他又把耳朵贴在梔子隆起的肚子上，不厌其烦地倾听着小孩乱踢肚皮的声音。

……

秋水没想到，虽然他有所忌讳，但仍是一语成谶！

五天后，秋水所在部队被编为战略大转移的左翼兵团，最先离开了中央根据地于都！

那次夜话也是秋水和梔子最后的亲热。第二天下午，中央军委就宣布了战略大转移的命令，中央两个野战纵队和红军各部队开始向于都河以北的集结地域集结。命令一下达，首长十分忙，秋水也就跟着忙，从具体的准备工作来说，他甚至比首长更忙，除连里和自己外，还要考虑首长所需的方方面面，整天要掂着脚尖儿跑路。集结完成后的第四天傍晚，他就随首长出发了。

就在出发前不到一炷香的工夫，他总算是和梔子见了一面。

因为中央军委反复强调要保密，部队原本没打算和群众告别的，但中央根据地的群众早从部队的行为上瞧出了端倪，故而，红军先头部队刚在河边的草坪上一集合，他们便源源不断从四面八方汇拢来，迅速填满了河边的沟沟坎坎，团团围住了部队。首长见这情状，眼眶湿润了，宣布解散部队，说大家和乡亲们道个别吧。队伍一散，立即三三两两被乡亲们围住了，梔子费了老大的劲，才挤进人群中，把秋水揪出来往旁边拖。秋水还记着自己的警卫职责，眼巴巴看着首长，首长挥挥手：“去，去，给你两袋烟的工夫，捡要紧的话说。”

梔子把秋水拖到了距河边十来丈远的一棵大樟树下，二话不说，揪着秋水的耳朵问：“你想抛下我们娘儿俩不管是不是？”

秋水告饶：“不敢，不敢。”

梔子松了手，又摸了摸他耳朵被揪红的地方，眼圈也红了：“还不敢呢，你走，也不给信儿，也不知走多久，我上哪儿找你去？”

秋水嗫嚅道：“你知道，部队是有纪律的，我……再说，部队很快会打回来的。”

梔子的泪水簌簌下来了：“你骗我！”

梔子天生有着女人的细心和敏锐。她看到，红军中央医院的所有医疗器具全部打包了，几乎所有未痊愈的伤病员全部被遣散到老百姓家中，她就知道，红军真的要远走他乡了！

秋水无言以对，勾着头，眼睛看着自己的脚尖。

梔子突然笑了，雨泪梨花。

这一笑，把秋水笑傻了，愣愣地看着她。

梔子叹口气：“你别把我想得那么落后，我也不是没觉悟，不会拉你的后腿。”

秋水有了感动，也有了想抱一抱她的冲动，但不远处是密麻麻的人群，到底不敢太过现形，就半蹲下去，做出耳朵往她肚皮上贴的样子：“给我听一听？”